

客人·著



十月
背后

作家出版社

十月背后

客人 著

作家出版社

十月背后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十月背后 / 客人: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07. 7

ISBN 978 - 7 - 5063 - 3981 - 0

I. 十… II. 客… III. 诗歌 - 中国 - 当代

IV. 1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7)第067353号

十月背后

作 者: 客 人

责任编辑: 王婷婷

装帧设计: 王强工作室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邮码: 100026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总编审)

86-10-65015116(邮购部)

E-mail: zuojia@zuoja.net.cn

http: //www. zuojia. net. cn

印刷: 紫恒印装有限公司

开本: 830 × 1230 1/16

字数: 300千

印张: 21. 5

印数: 001-1000

版次: 2007年7月第1版

印次: 2007年7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063-3981-0

定价: 38. 00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客人，男，原名邱金平，1967年生于广东大埔。1989年毕业于深圳大学中文系，文学学士；1999年毕业于广东省委党校哲学系，哲学硕士；现在深圳市人民政府机关工作。著有《深圳不相信眼泪》、《雪季和雨季》等诗文集八部，广东省作家协会会员，深圳市作协理事。诗作曾获全国、省市大奖10多项，收入《青年诗选》等20多种选集。

客人认为，诗歌是人类生命形态最本质的呈现。诗歌的语言是世界第一次和永远的智慧。一个大诗人注定是无家可归的，他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其上路的历史构成全部存在的思想记录。

边缘书写：作为移民的客人

——诗集《十月背后》序

钱超英

家乡注定永恒，又注定无法复归。移民作为流散者，总是他所居
停的世界和时代的客人。

——题记

写作是对人类精神价值的坚持、探索 and 发现，而把客人的诗作名之为“边缘”写作，并非随意。

正是这种“边缘”写作的选择，使客人的诗歌个性在众多的年轻诗人之中凸露出来，显示了一种卓尔不群的品质。

也许是无心，也许是有意，当客人还是一个深圳大学中文系学生的时候，他参与发起的第一个文学组织就叫“边缘诗社”。在八十年代中后期徐敬亚等人发起的“中国现代主义诗群大展”活动中，客人所属的诗歌圈子便以“边缘诗群”的名目入选，并且提出了一个近乎绕口令式的宣言：“我们（的）主张是不主张应该写什么或不应该写什么以及应该怎样写或不应该怎样写”，在当时流派旗号满天翻飞的诗坛上，意在对所有“歌咏幸福和欢乐抑或哀叹人类普遍存在的焦虑、孤独和恐惧等困境”的可能性来一个兼容并包。这个略嫌含混的广大的雄心，又是来自他们生活于作为文化冲突交汇前沿的“这块大陆的边缘地带”的时空意识。

今天，客人，对南方诗坛而言，已不再是一个陌生的名字了。尽管他不属于

那一路引领风气的最大先锋——在耀眼的诗坛明星和无名之辈之间，客人以相当程度的风格化创作守望于不同群体的“边缘”。不管你是否认同，他的创作常常盘桓于个体抒情和国家意识之间，本身就在转型期社会文化的分界上具有某种边缘意味。客人一路走来，正向稳健而精力弥满的中年迈进，而弦歌不辍。这又使我想起了意大利中古时期诗人但丁曾在“人生的中路”迷失于幽暗的密林。我认为，这是一个对所有诗人都具有普遍意义的生活隐喻。客人此时又会如何从这人生的“边缘”阶段再出发，吹奏出新的音色？这或许正是诗人的朋友们——包括笔者在内——所热切期待的。总之，客人是处在好几个意义上的“边缘”状态。而他的这部被题为《十月背后》的结集，从此前的数本诗集和多个时期的诗作中选出，对其“边缘”追求作了一次庄严的总结。作为其再出发的基础，客人边缘书写的累累踪迹，值得一个爱诗者从容品悟。

一、边缘种种与“移民性”

我使用这个“边缘”注解，更想强调的甚至还不仅仅是上述的几点涵义，而是客人的“移民性”这一点。

把这个深圳诗人作为“移民”来处理，除了他本身来自粤东山区这一点外，难道还有什么深意吗？首先，他并没有也不准备移居国外；其次，作为一个深圳公务员，他的日常境遇并非动荡不安。这里有必要再解释一下我的理由。

二十年前，笔者曾为《文艺报》撰文提出，可用“移民文学”的命题来概括某些深圳（或不限于深圳）的文学创作特质（《移民城市中的文学躁动》）。近年，我试图把它发展成一种“广义移民”的概念。它的含义，结合了国际上不同文化——政治实体之间移民（狭义的移民）的基本经验，以及近二十年来大规模改造了中国各城市人口背景的国内移民问题（比如民工的遭遇就和华人移民在西方的遭遇有直接的类似之处），再加上后现代时期人类生活中普遍的失根，失位，意义不明，命名矛盾和身份错乱的文化状态（最广义的精神“移民”），这也就是近年兴起的“流散文学”及其批评视野的主要关切。而这三个方面，在一定的批评视野下，其实是可以结合互动的。

把客人诗作的不少命意和意象，直接和上述第三个方面联系起来并非难事。他的矛盾、错杂、“边缘”的诗思，显然受到后现代诗风的某种润泽。而作为“国内移民”的一员，使他得以移位的个人命运，又有着深圳特区在全球一体化格局下的时代背景。不管是否自觉，我们每个人都以不同的方式被纳入于一个激发了大量移民问题的世界过程。这样，上述的前两个方面也就不能说与你、我、他无关了。在深圳，笔者和客人就不时和一些游走于上述前两方面的“边缘人”不期而遇（最新的例子就是本身原为国内移民继而成为国际移民的诗人孟浪）。

假如不嫌把问题弄得更复杂的话，我当然意识到，上述第二个方面，即“国内移民”，其实问题颇多。至少，同为国内移民，其处境、命运、社会层次相差极大。但这并不妨碍他们以不同的方位置身在一个“移民的世纪”。客人或许不是从社会学理的角度，而是以“诗缘情”的心灵敏感，贴近了这两者的原初联系：

如今在这美丽的海滨边城
我进入深处写下的诗行
总是望见茶色的玻璃门
被纯朴的乡民敲响
我给他们点烟倒茶时
传来又一季庄稼拔节的声音
——《土地深处》

笔者的意思并不是说，客人流露的这种感人的同情，真能消弭不同类型的“国内移民”在社会现实中的差异，而是说，这样的同情可以看作客人自身移民意识对其边缘书写的强烈作用。

客人的很多诗篇中，都透露了与他生活、工作于其中的新世界的隐秘紧张和身份疑惑。最典型的是他笔下一再出现“别人的城市”这样的词组。如：

此一生你远离庄稼地
在别人的城市
●●●●●
梦见粮食以及谦卑的土地
诉说黑与白的似水流年
——《别转身》

又如——

每次在别人的城市里
●●●●●
我都会想起九子畚，想起故乡
想起山坳间火红的窑光
——《想起九子畚》

还有——

如今人在异乡
在别人的城市怀念家园
●●●●●
一阵风过
把我的诗集吹成蓝光

十月背后

一种朴素的感情

如此地久天长

——《家园》

如此不胜枚举的“地久天长”的感喟，使笔者想起，笔者最先注意这个词组，是因为深圳的另一个作家兼小说家林坚，写过一篇颇为知名的以打工者为题材的短篇小说《别人的城市》。也许“别人的城市”已经成为研读深圳文学必须注意的一个重要能指，虽然其所指可能各有不同。但就其把主体超拔于一城一地，造成“流散化”的效果而言，这个能指相当有力和耐人寻味。

就客人来说，利用这种效果，他把其日常生存所寄的环境，作为“城市”来异己化，并使它与作为“原初根源”的乡村、故乡互为“他者”，从而把自我作为一个“客人”，置于两者的边缘，让他弹奏出的时而温婉深情，时而激扬腾越的乐音弥漫于两者之上。如果说，诗歌需要以某种方式来“虚化”、超越俗常经验的制约，那么，诗人以他的“客人”之名，找到了一个颇可玩味的抒情立足点。这或许才是他的“边缘”追求的又一重深意吧。

二、“别人的城市”与自我的乡村

笔者曾经在提出“移民文学”的概念时指出，“移民文学”的力量在于它“紧紧拥抱现实，饱含辛辣的生活浆汁，但又是超越现实的，和生活保持适当的审美距离”，同时它并不回避世道人生的难题，其中包括个性与群体，利益与良知，现实动力与传统人格，城市精神与乡村意识等等，它应该能够在这些“对立的因素之间保持微妙的张力和审美的弹性”（《移民城市的文学躁动》）。如果说，城市和乡村的映照是作为游走于其“边缘”的“移民”客人的抒情立足点的话，那么，客人的吸引人之处，也许首先是其诗作中城市背景的奇妙错笔者的感觉是：他常常是在城市的深处写诗的，而他想象的深处却是乡村——不是哪一个具体的乡村，而是有阳光，有风，有长着芦苇的河岸，有远山，有雨雪的土地，那是发生奇迹和幽思的乡村。虽然城市的雕像、台灯和人群偶尔掠过他的笔下，但他的“寂寞”更容易把他指向乡村：乡村的荞麦，乡村的四季和乡村的酒馆——

所有的草垛都含有好天气的味道

一滴精子的味道，庄稼收割过后的味道

谁徘徊在无知无觉的箴言中

谁关闭身体忘醉于混沌

我荷锄于薇菜，南山的矢车菊

水中圆日任由一游鱼咬啖

试着打开一千个窗户

在你的家中，我是你唯一的客人

不用丰盛的筵席，有面包和红酒

就可以隆重地款待我，我走遍大地

只有你收留我、容纳我，你看看

你和我，多像世界的最后一家人

——《雪季和雨季》

难以设想的是，对生活在我们这座城市的人，乡村是一个日渐消失中的世界。当推土机在城市的周遭把大片大片的田地推成道路和广场的时候，乡村风景正在变成回忆中的残迹。城市是现代进程的象征，同时又是罪恶和灾难的熔炉。近些年，越来越多的作家和研究家在城市和乡村的差别和对立中寻找灵感。笔者并不想说，客人的诗在这方面有什么社会学方面的意义。作为诗人，客人似乎在城市和乡村世界的艺术张力中追寻他所倾心的意象、语言、气氛与节奏。但是指出这一方面的内容并非是毫无意义的。笔者联想到的是：客人在不同的场合写过不少赞颂城市成长的诗（有些并曾获奖），而那些诗作，就其主题的直露、意象的浮泛和个性的平庸而言，使其艺术价值无法与客人自己的其他大部分诗作相提并论。那些诗作表现的诗人的内在的寂寞，超过了他表现对城市表面赞美的作品。笔者要说：客人的诗在城市和乡村之间飞翔，城市的品格使他染上了不乏华丽的现代味，而乡村情调又赋予了他若干深潜的幽思。和不少诗人一样，乡村或许是他舔舐自己在城市创伤灵魂伤口的场景。对城市的疏远常常就是诗人与现实对峙的一种方式。移民诗人孟浪曾写有“多病的时代，用我的肺咳嗽”这种令笔者印象深刻的诗句。笔者在客人那里也听到了这种心灵的喘息：

你跳下火车的那一刻

只剩下一件空空的背囊，一本诗集

人海之中，你漫不经心地笑

古怪地笑，小女孩好奇地问你

流浪怎么没带吉他，你是走不进记忆的了

有个人在城市的深处咳嗽

十月背后

——《雪季和雨季》

这种咳嗽未必能惊醒城市，但它至少让我们意识到一个人的生命与追求，及其寂寞。

当然，笔者认为，客人在这方面最好、最重要的单篇诗作还是发表在1992年《诗刊》上的《酒吧女郎》。酒吧女郎，这个带有都市夜生活标记的符号，被抒情主体转换为心灵生命之发掘对象，这个唱出山村回忆的歌者，成为“我的姐妹”：

浑圆的乳房映入我平静的眼帘

教我心中泛起一种圣洁的沉默

在拒绝了一切“高贵漂亮”的浮华联想之后，臆想中与她的一夜爱欲催落了抒情主体的无言泪水。在这里，欲望不再赤裸，它和怀乡病一起，潜在地通向城市深处自我灵魂的失落和重获的边缘通道。在这个意义上，它们都带着“圣洁的沉默”：一种可能借助宗教感悟来超度的感情。

三、圣杯与莲盘

这样，与客人从城市向乡村、向爱逃离的同时，引起笔者注意的，还有一种清淡若云的神圣追寻。这使他拥抱世界的“爆燃之姿”和一种“寂寞”的幽思，以及这种幽思带来的“城市深处的咳嗽”之间，带来了一种略显神秘的张力。在十多年前的一篇文章里，笔者就提到过客人的组诗《全深圳响彻晚祷的钟声》，当时笔者就惊奇于——

在国际贸易大厦五十三层顶端的旋转餐厅俯视整个深圳，那几乎可与芝加哥媲美 的
雄伟景观 曾触发了数不胜数的诗句，但止此一个大学生诗人眺望这座城市黄昏灿烂的剪影，在车水马
龙的喧嚣中听到的却是祈祷的远钟。

——《人的困惑：一种值得注意的文化内容》。

后来，笔者接触到客人更多的诗作，里面反复出现“主”、“人子”、“耶稣”、“上帝”、“赎罪”、“十字架”、“圣杯”，乃至“莲盘”和“佛陀”等暗示和象征时，点染了一种广被万物、深接生死的感动，似乎立意要表现一种贯通悲喜哀乐、苦难幸福 的情绪。在境界的营造上，诗人试图糅合神圣和

世俗，平凡与非凡，希望与绝望，肉欲与灵魂，传统与现代的综合性经验。这应该是解读客人诗歌历程的一个重要向度，虽然这一向度常常表现得比较朦胧和纷繁。

爱与牺牲，似乎是所有宗教俱备的重要观念，由此导引出的皈依，宁静，崇敬，虔诚，心灵的沉醉，深切的哀怜与欣悦的激动，象征性的幻觉，期待，追求，思接千载的想象，由此建造一个属于心灵的丰富的世界。客人对宗教意识和宗教感情的表达，或可部分归因于近年宗教文化思潮的影响。从个体心路历程上看，宗教意识和宗教感情又常常因人对某个阶段的经验的醇化、超越而玉成。例如，爱情就属于这种经验。爱情作为人生中深切神秘的经验常常导致对自我和世界的哥白尼式的发现，它一方面沟通了自我与他人，主观与客观，理想与现实，暂忽与永恒等等领域，另一方面又能赋予个人一种全新的意志和欲望去亲近、疏离，沉潜，升华，追求，舍弃，隐忍，超度自身，它通向宗教。或者，在某一意义上，它就是宗教。客人诗中的确贯穿着这一内容。很难用一般的标准去判别他所描述的情爱是何种性质的世俗之爱，它是由此发生又超越其外的。它是生活的起点又是生命的回归，它是初吻，是家居的火炉，是失意，是浪迹大泽和高原之巅的疯狂，是血肉之躯的悲欢，又是灵魂的呼救，是皈依与宁静的渴盼，是对人生荒诞的正视和宽容，是神圣的牺牲和赎罪，是隐遁，是荒凉的思念，是造物主对所有生灵的遥远又切近的永恒的祝福……笔者想正是诸如此类的宗教意识和感觉，才使得客人的诗变得深邃，它迷惑了笔者，却又使笔者陷于解述的困难。就作为一个诗人的意义而言，笔者觉得，客人似乎抓住了一种比较深刻的东西，而这种东西是的确有可能帮助他抵御媚俗，而葆有并完善他特有的寂寞与丰富。

重要的是，从笔者的“边缘”角度解读：客人诗作的宗教感提供了对城市作为物化生活空间和庸俗规范的超越感，使诗人安于成为流散于世俗界限之间的“移民”和“客人”。

四、以“爆燃之姿”拥抱语言

本来，在时日的磨损下，笔者久已遗忘了诗。当客人热诚地把他近二十余年的诗作翻开在我面前，而且要笔者写一些文字时，笔者感到一阵轻微的晕眩。这不仅是因为客人引诱我进入的是一个属于他自己的色彩斑斓、音响交错，令人目不暇接的语言迷宫，而且因为我必须使用另一种语言以转换对这个迷宫的感受。当客人还是深圳大学的学生时，作为一名文学教师，笔者就曾被他的作业中的很多意象（例如他的“红舢板”系列）触动过，对他的语言组合方式并非毫无准备，但从未估计到客人写下了这么多篇幅长短差异甚大，而语言如此摇曳多姿的作品。

于是，笔者开始尝试着用不同的走法去经历这一迷宫，终于发现（或者说宁愿认为）要是真的把客人的诗作当作一个严密封闭的迷宫，笔者就上当了。其实，这是一个十分开放的世界，完全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随意穿插和流连。笔者把客人的诗歌看作是一个可以忽略具体写作年份的、供人随时刺探的世界，而没必要去追索什么前因后果的线索，正如我们读不少书籍那样。这里有的只是一个由语言所铺排的缤纷的意境：从神话到宗教，从新潮小说的意绪到平凡与非凡的欲念，从何其芳的遗响到余光中的变奏，从中国古典词章的影响到庞德和艾略特的回鸣……曳地红裙，飞天热雪，城市，村野，茶点，哀歌，水仙花，混沌，船形的童话……这里充满了感官的错杂和情调的交叉，而统领这一切的是一种难以尽言的幽思的暗流，一种由自身及于所爱乃至宇宙万有的流荡之气，一种上穷碧落下黄泉的心灵与才情的活跃。准确地说，客人诗歌奉献给读者的，是一个丰盛的意象拼盘。

这一比喻也许并不恰切。“拼盘”这个意象本身太静态了，像中世纪荷兰人画笔下的静物，而客人的诗是动感的，是飞行的雨，是升降的雪，是一团不定形和没有固定结构的灵思之火，它从一开始就“以爆燃之姿拥住整个世界”（《雪季和雨季》序诗）。任何真正的诗并不是在解释，或者说它任凭解释。最终，对诗的最好解释只能由诗本身来作出。这样，任何其他解释就终于不是一种对它“涵义”的揭示，而只是描述它所唤起的一种反应而已。这种反应是否完整，是否持续，是否被诗人和其他解释者认同，就无关紧要的了。

语言已命定地成为诗人唯一的领域。语言的发现，就是对存在本身的开掘，就是向远方推进 我们经验的边界。我们在翻阅诗集《十月背后》的一刹那，语言和存在互相照亮。客人以其 变动不居的语言实验，打开了从“边缘”通向各种不同境界的航道。

五、绚烂的寂寞

客人的诗集《十月背后》，涉及了人类情感的一切微妙的方面，即爱，同情，自尊，狂傲，歌咏，悲观，迷失，并将其嵌入当代生活场景中加以逼真地表现，在我们的生存境况中揭示出这个时代所独有的困境，希望，绝望，和谐，甜美，焦虑和安慰。客人的诗歌在整体上有一种自然生成的特征，其节奏是歌唱的，飞行的，他是一个向上瞻望星空、飞鸟和灵魂的诗人，也是深大最早对深圳当代诗歌产生了重要影响的诗人。

对客人的诗作，也许有些读者会觉得它作为一个整体来看未免驳杂，但在文学创作中富有青春活力的作品往往是具有这一特征的：汪洋恣肆，才思横溢，它无法约束自己，不为自己设置习见的规限。重要的是，这种作品也不是为那种衰

老、高贵而娇嫩的胃口准备的。作为一个诗人，客人似乎较长时间都处于这样的阶段：用源源不绝的系列诗作来揭示自己生命中特有的丰富与寂寞，丰富使他的意象变幻一轮又一轮，正如“寂寞是咖啡馆的空位，一个挨一个”。

虽然类比不容易做到恰当，但笔者还是觉得，客人的不少诗作在写作心态上是近于拜伦《倦怠的时光》的那种作品。它是青春的，浪漫的，然而又不乏飘忽与寂寥之感。与它对应的丰富主要是一种跃动的才思和对语言之美的敏捷多变，这常常不能掩饰，反而证实着一种寂寞，它们是互为补充的。而这种寂寞又决非是一种垂老苍白的孤寂与冷漠。与尚未衰老的灵魂为伴，寂寞有它特有的美。

世界有太多的烦嚣，太多的限制，太多的残酷与庸俗，世人为功利所驱使，在日复一日的劳碌中磨损了年少无为时的宁静悠闲的心境。生活的灰色常令诗神隐身而去，她偶一闪现，反而形如陌生的“客人”。当笔者读到这些诗句时，笔者很难不为客人寂寞中的诗思所触动——

你的嘴满是玫瑰忧郁的风
吐着水波，银白色的波之箭莅临密林边缘
一个乐园侵蚀了肉体的想象，你被杀害
今年冬夜你被一只野兽杀害之前
安详如天鹅，款款在钢琴上如歌的低诉
你在一个浩瀚夏夜融进庭院深深的波光

——《雪季和雨季》

这里面或许有若干惨痛的暗示，然而它写得如此优美，淡淡的忧伤融于典雅的诗句中，阻止了我们把它和人世中的事变作直接对应的意图，正是“少年的寂寞如你唇间的枫叶一样火红”，这样的寂寞本身就是一种状态，它召唤我们进入语言，在美的笼罩中与现实对峙。概而言之，笔者想说——谁没有或失落了这种寂寞，谁就不是或不再是诗人。虽然对于成熟的、伟大的诗人来说，这种寂寞无疑要与一种更深厚有力的关于人生的终极领悟结合在一起，因而才显得更切实，更凝重，也更透明。假如客人在其发展中始终葆有这种内在的寂寞，他就有可能战胜媚俗——这种普遍的诱惑，而完成其诗人的历程。

在深圳当代诗歌发展历程中，客人的大型组诗《雪季和雨季》以狂暴的热情、复杂的想象和单纯绝对的形式完美地熔铸在一起，构成了“一代人的诗歌表达”，堪称汉语抒情诗创作的典范之作，可以说是对深圳当代诗歌的独特贡

十月背后

献。

本文并非旨在论定客人的所有诗作都非常成功。从某种意义上看，客人始终保持了对艺术感悟和语言运行的实验性姿态。他似乎甘于让诗思任意流泻，有些表达显得缺乏节制，向度漂移，这是因为诗人的触手是朝多个方向伸展的，不免会令部分读者感觉错乱而难以追踪。就算是他的大型组诗(如格式整齐的《雪季和雨季》)，也往往只有一种表面上的规范。他的作品充满了局部的精彩与斑斓，但有时也造成了全局构思上的迷失。不过，没准这正是客人的意图：通过一首首音色交错的乐章，用语言世界的“混乱”与现实世界的“混乱”对峙(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现实世界的混乱常常获得一种“正常”的形式)，从而使自己的寂寞和丰富得以显现。让我们说，由于客人的边缘定位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文化上和艺术上的“流散者——移民”的不定位，所以他的真正远景，始终需要在一个更广大的时空纵深中加以体现。

诗的意境无限，生命的涵义无限。一切都值得投入，正如一切都可以忽略。人之需要写诗乃是为了给体验过而要失去的东西建立一座纪念碑，因而写诗便成为一种矛盾的过程：创造一种存在，同时又在抛离它。当笔者觉得客人的某些作品略嫌华丽浮泛时，笔者便意识到也许这正是作者在抛离它。因为他有足够好的艺术感觉，并且正在奋力游向人世的深处。目睹他挣扎于“边缘”而向诗歌之美的核心奋勇探索的不倦努力，那么，最好还是用客人自己的话语来结束此文：

我的昼夜在编织你的狂想

面对沉默的季节

我相信曙光

才这样守候夕阳

2007年1月于深圳

目 录

边缘书写：作为移民的客人

——诗集《十月背后》序/钱超英

卷一：土地深处

酒吧女郎.....	3
歌唱爱情.....	7
别转身.....	9
谷雨天.....	12
土地深处.....	14
长时间沉默以后.....	16

想起九子畲.....	17
给我一滴太阳的眼泪.....	19
世界如满月的孩子.....	21
耶稣来访.....	24
祖父的故事.....	25
梵·高.....	27
接受祝福.....	28

家园 (组诗)

家园.....	29
稻田.....	32
乡音.....	34

卷二： 又见秋天

河流真实而平静 (组诗)

河流真实而平静.....	39
青春.....	43
水之湄.....	45
我要送你一个季节.....	47
又见秋天.....	48
我的温柔像麦田扬起波浪.....	51
苞米在风中熟了.....	53
月亮地.....	57
我的河在向你奔来.....	59
我歌唱着离去.....	61
深深的寂静.....	62

卷三： 独步花园

那片树叶.....	67
-----------	----

情诗.....	68
每个人都有做太阳的机会.....	69
下雨天读诗.....	72
小时候.....	75
小小年纪.....	76
曾经是无花果.....	77
白树.....	79
当我终于沉默.....	82
地中海的日子.....	83
今夜.....	84
 踏雪， 在十月的背后(组诗)	
远方.....	86
红房子.....	89
玫瑰.....	91
十月.....	92

卷四： 拥舞边缘

自传.....	97
你有时候泪流满面.....	98
握手.....	100
默契.....	101
雷击的黄昏.....	102
气候.....	103
魔幻现实主义.....	104
路人.....	105
太阳兄弟.....	106
祖国.....	107
情人.....	108
那个地方你没去过.....	110